



神物

則齊主攝則十二官攝以此養生則死似十二官之外  
別有一主非心也。註內經者因心者若至之官句。即以  
心爲主則止十一官矣。趙氏醫貫詳辯之余謂心如天  
然尚有形像必有一物主乎天者曰太極曰不二無物  
可指無形可見人身之主斷非血肉之物細心理會方  
得。

姜肱李生中梓謂凡掌後寸關尺奇診脈當以心配臍中。



肝配筋。脾配胃。左腎配小腸。右腎配大腸。此  
者。未免駭俗。然較之高陽生脈訣。似於人身上中下之  
位。頗有合想。高陽生拘於心與小腸為表裏。肺與大腸  
為表裏之說。不知彼言經絡。若診視則又當別論。近日  
庚大民趙養葵謂命門在兩腎之中。亦似有理。

溪云。氣有餘。即是火。世人誤認有餘二字。辨云。氣安得  
有餘。不知壅滯。閉逆。便是有餘。蓋人身在臟腑升降。則  
為氣。衝逆上攻。則為火。在筋肉流行不滯。則為氣。壅滯  
處。則為火。氣失其正。則謂之有餘。  
金生木之說。與此無涉。乃金氣在天。為星。

在。地。為。水。以。是。動。情。為。風。雨。之。應。石。津。潤。為。雨。水。之。  
占。是。金。之。生。木。以。氣。化。故。也。

濟水即沈水。人言性趨下。伏流地中。歷城諸處。發地皆流。  
水云。濟水經過其下。余嘗至濟水源上。見方廣數十畝。  
珠翻露滾。上潮如鼎沸。水畔一古栢。無枝葉。孤鶴卓立。  
其巔寒暑不移。碑刻題咏。皆云鶴數百年物。今濟水上。  
潮而云性趨下。清而重。阿膠之下。痰以濟水沉墜。故恐  
未然。

沂城山居人。深潭取水。徃徃汲出泥。毳大如斗。堅如石。用  
力破之。中藏一鳥黃鵬也。不知何以能蟄。球中何以水



不能浸入

陸文裕公謂山西瀾水大似閩越而悍激叫號特以木  
至高故也意欲就緣水之地聚諸亂石做閩越作濬審  
地高低以為疎密則晉水皆利澤也惜晉人簡情不能  
如南人力田而且乏機智是以有水而失其利余因重  
有取於熊三拔之水法

火有天火人火之異天火烈焰飛走不擇木石瞬息灰燼  
人火則否邑往歲圍城之變懼敵人倚蔽以草束入硝  
硫焚燒近城房屋或起或滅雖火費草束而運糧不能  
延遠幸與前日之火火過不作也若能火得水而能

又是一

俗云冬無雪麥不結今年春雨甚多相沾法而二麥收不及  
半正以去冬乏雪麥根不得深遂苗莖雖茂結實亦無  
厚力是以學者貴深其根

唐貞觀初林邑獻火珠狀如水精云得於羅利國以為異  
寶今余恒元人將水精石製為圓形映日光中便可取  
火往往作扇墜帶之不為異也

不論南北凡有水處皆可導引種田但北人因循守舊  
煩難耳如吾邑之劉村黃崖丁店義城若肯引水種稻  
其利十倍况於長沁之濱乎



諺云夏至有風三伏熱重陽無雨一冬乾驗之未然後見  
一書云夏至酉逢三伏熱重陽戌遇一冬乾始知風雨  
二字之訛。

歲旱以虎頭或虎皮虎骨垂之有龍湫中能致雨仍須長  
鞭繫之雨足即出。

泊園去沁溪不百武夜則水潺潺震耳晨起漸不聞聲余  
一日舉似貌山貌山曰白晝衆鑿鑿然水聲爲所逼耳  
余曰不然水陰也夜則陰氣旺激石有力是以聲厲晝  
則陰氣衰激石無力是以聲小田指庭前首合口此花  
夜則香盛於晝匪以是故也

祭者也

盤亭西巖下一石池周圍方丈水深三尺澄澈見底巖木  
潺潺下注池中水與池平不流溢亦不滲漏多人挹取  
與秋水大至皆不能增減俗名鑑盆嶂宜易以美稱  
井水新汲即用利人療病平旦第一汲者爲井華水又與  
後汲不同

古法鑿井者先貯盆水數十置所鑿之地夜視盆中有大  
星迥異衆星者其下必得甘泉可見天星應水正符五  
行金生水之說

嘗見一人造火鏡對日則鏡光一點遇物即燃其鏡中



低四圍高照人面皆作倒影。其人亦止照式鑄造。不知其理。此鏡予亦曾見。照人上下作二影。下正上倒。其側者即正者所轉映耳。別無他理。凡開荒田時種芝麻。一年後種五穀。蓋芝麻能敗草木之根故也。

後湖志載天下人口數。參之史冊。夏商時不及二千萬。兩漢之盛。至五千餘萬。唐天寶時亦然。宋止四千餘萬。明萬曆間。至六千六十九萬。有奇。然冊籍尚有隱漏。生齒一何浩煩也。盛極必衰。所以光武時止二千餘萬。晉平吳時止一千餘萬。宋治平時止二千餘萬。明崇禎庚辰。已之。真。人。兵。進。子。家。不。言。矣。

手之寸關尺。不過一。道。血。脈。耳。何。以。三。指。下。便。大。分。六。經。之。症。候。夫。一。指。內。分。兩。經。已。屬。可。疑。而。過。一。指。即。判。然。迥。別。不。知。另。有。一。血。脈。乎。相。傳。已。久。無。人。敢。為。立。異。然。余。心。終。不。與。之。信。從。也。

嶺南張萱著一書曰疑耀。亦辨博。可備裨官。一種第不知託名李卓吾。何謂不過假以希傳播耳。開卷一覽其叙。便覺書亦為之削色。

陸文裕公云。唐太宗以天下與其子。而蘭亭則從堊。臨。陵。不。以。與。子。其。靳。惜。如。此。不。知。天。下。非。不。靳。惜。只。緣。從。堊。不。得。耳。然。蘭。亭。久。失。初。本。工。拙。何。憑。不。過。好。事。者。強。作。



聚訟豈真有一賞鑒之人。今世俗重諸家字如拱壁果得之心服乎抑得之口耳乎。

構木生楚蜀深山窮谷中不知歲年百丈之幹半埋沙土截以為棺謂之沙板佳者中有文理堅如鐵石富貴家皆用之吾鄉不知訛為杉板項有用之者質多柔弱輕鬆想非出之沙土根材。

古人私印曰某氏圖書某人圖書止用以識家藏之圖書而與其他則否令人不解其義凡私刻印章槩以圖書呼之相沿不知其誤。

陶九成說邪以... 卷一... 見道書音...

與軸通

郭忠恕云小篆... 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以此知今之正書古所謂隸書今之隸書古所謂八分唐于隸書中別為八分非古所謂八分也。

吳中人家計一歲食米若干石至冬月盡春以蓄之名冬春米蓋春氣動則穀芽浮起米粒不堅春者多碎而為糲冬月米堅折耗少故及冬春之。

今之鏡甲有紙造者以無性極柔之紙加工槌軟疊厚三寸方寸四釘如遇水雨浸濕銃箭難透又有棉造者以



棉花七斤布縫如夾襖兩臂過肩五寸下長掩膝粗織  
逐行橫直緊納入水浸透仍以脚踹極實不令胖脹烈  
日中晒乾見雨不重烏鏡亦不能大傷

古者賓得主人酒則尊長一人舉酒酌地故有祭酒之稱

雅祖道則主人自祭今人席中皆行祖道之禮誤矣

軍雜之人能識地藏持一鐵錐長丈餘隨地下錐嗅其錐  
頭微染之土氣即知有藏與否且知所藏金銀銅鐵之  
多寡然後肆力剖掘不爽一

齒居晉而黃晉人亦有齒白者俗謂齒黃山子食粟此言  
大謬燕趙齊豫皆產粟味美于晉何以不齒白且齒黃

者又多不嗜粟之人更可笑

周文襄忱性詳密嘗爲冊曆記災祥風雨與日所行事及

當行而未行之事臨卧時前後檢點一翻庶無遺悞余

近效之更於老年健忘相宜

古以六萬寸爲一畝方一步長五尺濶五尺計二百五十

寸積二百四十步則得六萬寸然則弓法當以五尺爲

正今皆六尺不知起自何時

相書云貴賤視其眉目貧富視其頤頰苦樂徵其手足安

否驗其皮毛數語甚覺有理然亦不盡驗

神光經僧一行著云凡驗吉凶者先澄心靜慮虔誠存想



其所向之方、所謀之事、所干之人、存想既定、然後以兩  
手中指緊按左右月窟、謂目眇也、緩而搖之、其光自見、  
紅者黃者吉慶、白者虛驚、青者憂、黑者凶、無光者不日  
而絕矣。遇青時、急宜詳審、停阻、隨機迴避、不可輕動、有  
轉禍爲福之喜。劉伯溫謂占驗捷於六壬課也。  
近世卜者、多用京氏易、以納甲配支干、以生尅配六親、以  
時日配六神、以八宮定世應、推筮吉凶、頗類子平之理、  
與古易絕不相通、而用屢獲應驗、愈于他術。  
蓋與祿命最不可憑據之術、入率因富貴後、推隆其先坐、  
獎借其祿命、遇有不合、亦一避爲傳會、而富貴者又貪求

無厭、聞譽、竊喜、人欺自恭、迷而不覺、余祖塋邑南坪頭、  
辛山乙向、術人云、利寅申巳亥生人、先曾祖諱道、巳巳  
生、贈戶部左侍郎、先祖諱鏗、庚寅生、太學生、亦贈戶部  
左侍郎、先父諱所學、辛亥生、官唐縣知縣、先叔諱所知  
甲寅生、官太子太保、工部尚書、諱所行、丁巳生、丁酉舉  
人、官肅寧知縣、諱所樂、後巳巳生、庚子舉人、諱所蘊、癸  
亥生、官崞縣訓導、贈學士、兒象顯、後丁巳生、丙戌舉人、  
姪方鴻、後癸亥生、乙酉舉人、余甲申生、庚申恩選、皆皆  
其說、獨弟胤謙、丙午生、癸未會魁、官翰林學士、魏科清  
望、迺出寅申巳亥之外、則何也。今姪方屐、甲子生、官肅



封同知夫生年何憑。偶爾相合。便神其說。皆不足信。茶色白味甘。鮮香氣撲鼻。乃為精品。茶之精者。淡亦白。濃亦白。初澆白。久貯亦白。味甘色白。其香自溢。三者得則俱得也。余鄉僻遠。精品罕至。偶學士弟惠余以界產。見其枝葉粗大。人多疑之。不知界屬長興。兩山之介。曰界。羅氏居之。故曰羅界。又有洞山之界。產茶更勝。其枝葉粗大者。以彼中愛惜其樹。近夏始採。不忍乘嫩。恐傷根本耳。

藏茶宜大甕底置箬封固。燻則過夏不黃。以其氣不洩。洩也不宜熱處。不宜見日。不宜近諸香氣。

今女子肩背近項處。覆以錦繡。盈尺以承其異。若為翻製。不知古人原有此物。名曰承雲。昔桃夢蘭贈東陽以領邊繡領邊繡。即承雲也。時俗亦聞有模古處。

物有相制之法。姑記一二。油污衣。滑石末隔紙熨之。

血污衣。嚼細蘿蔔旋擦即去。紙絹画上墨跡。燈草漬

水洗之。犀角。羚羊角。先鎊為片。置人懷中。出碾易為

末。乳香。先置壁隙中。半日。又取指甲一二片。同搗。不

粘而易碎。兔絲子。燃紙條數枚。同碾。則馴帖成粉。

香附子。先去皮毛。炒過。投水內浸透。暴乾。再微炒。入白

即成粉。艾葉。入茯苓三五片。同碾。則成末。缸裂。趁



先用箍定置烈日中以漚青末摻縫內用火鎔液入縫  
 不漏。橙橘蒺綠豆中不損。收臘月冰雪水浸諸般  
 青瓜菓可久。鉛燒熱投酸酒中則酸氣盡去。墨汚  
 衣杏仁半夏生白菜烏爛揉少時即去。肥皂淹鐵索  
木多擊所過時可斷。銅以葶薺水煮可刻畫。黃瓜茄子用藥  
 房淋過灰晒乾埋藏可經冬不壞。蛙鳴以芝蔴楷磨  
 碎順風撒去即止。駝糞煙可殺蚊蟲壁虱。珠子不  
 宜近鐵器朽木尸氣糞氣故婦人戴珠吊喪多爆碎。  
 木棹葉揉汁浸絲絡則不亂。鷄鳴以上土硫黃研細并  
 噴最肥。鹽酒解每罇加三七莖半挺經歲不壞。以艾

葉投蒸菜不復來。青之可以置東置北。牛骨置湯  
 中水不涸。研芥子入豆醬不生蟲。赤豆湯洗色衣  
 垢。造酒麴晒一月露一月釀酒清甚。藏窟中被烟  
 薰。燕蘿葡汁可解。毛衣置密器不通風則不蛀。生  
 薑擦燈盞不生暈。鹽置燈盞可省油。油亦耐香油內少入  
 桐油則耐點。搗桃杏仁連汁投入渾水中則水澄清。注麴掩入渾水亦能澄清  
 余少聞人說嶺南人以檳榔與石灰同嚼甚至口中流血  
 借以禦瘴後從家大人遊宛見滇南劉雲從廣文始知  
 檳榔味澁以扶留藤古貢灰相合嚼之先吐去紅水一  
 口方得滑美。古貢灰即蚌蠣灰非石灰也。人見其咀嚼



而不之詢問疑白者爲石灰紅者爲流血殊可笑  
貴人偏嗜檳榔羅景倫謂其醉能使之醒醒能使之醉  
飢能使之飽飽能使之飢而不知疏降日久大虧真氣  
今遍天下皆服烟草嗜之者日數十次稱讚其美或如  
羅之讚檳榔者然烟性能汗能吐能利雖導滯解勞消  
木化食似有微功而耗氣助火令人頭眩目昏牙痛足  
痠則功不敵過且於高年人氣虛人更不相宜余嘗曰  
檳榔遠瘴無瘴而服之徒損氣也烟草解勞未勞而服  
之亦徒損氣也天下之物天下人之嗜好恰相離背莫  
如此二種

骨多出青地山嶽水斷土氣中往往有之或以爲龍凡  
或以爲蛇骨本草兩持其說按造化樞機云龍易骨蛇  
易皮麋鹿易角蟹易螯由此觀之蛇骨之說爲是  
鱉魚卽石決明之類古人珍爲奇味價亦不貲石翁翁自  
寧前歸携贈親友云近日生產視昔頗多人誤讀鮑作  
鮑音縉紳中亦有訛稱之者姚闢客撰露書徑書爲鮑  
魚可晒也  
鱉之壽者莫如銀杏俗名鴨脚子數十年始結實花夜開  
或云雌雄相對或映水始花亦有取別樹結實枝接之  
者金陵有六朝人所手植余室人粟種其子於庭內







以得見爲奇。不知析城王屋之間。積雨後。山人恒見之。入人家地上。生芝。皆訝爲瑞。余歷驗之。或其地先有瘞瘵。美木或木屑遺聚之處。日久濕氣薰蒸。發形爲之。自是濕生之常。與其家吉事偶會。便以爲祥兆。實附會者倡之。

梨。相俗名木蜜。又名拐棗。邑南山山谷亦有之。形屈曲如珊瑚。味甘如蜜。每開歧盡處。結一二小子。如蔓荊子狀。禮云。婦人之貴。棋棗。脯修。卽此能解酒毒。酒近其木。卽味薄。不可飲。飲酒後宜食之。陳眉公書齋中記此。未詳因何之。

君遷子。見左思。吳郡武平。卽君遷。卽君色之狀。梨也。棠梨。柿實類。牛奶乾。熟則紫黑色。類柿。湖中多核。亦有無核者。救荒本草。以爲羊矢棗。誤矣。羊矢棗亦棗之類。文官果。余邑最多。極易生植。以其皮易開裂。俗謂之透核。中仁鮮食甘美。陳久則稍帶回味。露書云。鮮食如嚼藥。乾方香美。想未多見。又疑蘋果爲柰。不知柰原多種。來禽。楸子。類。婆大小赤白不等。皆柰屬。關西以赤柰搗汁。暴乾。餽遠。形如油紙。味甘而酸。名曰果單。往往食之。不知其柰也。

盧誕祭法云。春祀用棗油。棗油之法。取紅軟乾棗水煮。漉



出砂盆研細布絞取汁塗盤上曬乾其形如油刮取  
之每以一匙投湯盃中酸甜味足即成美漿用和麵  
最止飢渴益脾胃果之佳品

冬瓜下氣性走而急患熱者食之佳患冷者食之則  
損瘦凡癰疽發背削一塊置瘡上熱則易之能消散  
毒氣其瓠謂之瓜練白虛如絮可以浣練衣服其子  
之瓜犀在瓠中臚然成列亦可食

周頤云春初早韭夏末晚菘菘即今之白菜冬曰壘培  
中名黃芽菜亦如韭菘一物正可作對山中珍味也

慎待御書問王介州晏冰處書記冰是何物七卷云非

也又樹也似桃香亦如酒味即藥中香附子苗可  
為笠及雨衣疎而不沾亦作髮字因其垂綫如孛子之  
象衣又從象其根相附連續而生可以合香故謂之香  
附子即古雀頭香也

應戶屏榻之間靜時每聞響聲丁丁如伐鼓如敲砧如  
吹格紙或斷或續若有若無着意尋之不得其處俗  
為鬼魅以其聲之雙單疎密為卜吉凶余嘗潛察之見  
其蟲小甚形如蟻蝨白色以兩角抵觸為聲聞人語  
隱避以形小多不能見

螢火蟲腐草所化別有一種形如蠶喉下有光夜行地



名宵行蟲亦卑濕之處腐草所化濕爛之木亦能光  
如螢火名夜明柴越數日曝乾則光晦矣水中亦有水  
蠶名蚌

說螺贏取螟蛉負之七日而化爲其子嘗取螺贏之家  
細觀之迺自有卵細如米粒寄螟蛉之身以養之螟蛉  
不生不死蠢然在穴久之螟蛉枯朽其卵漸長乃爲  
麻穴竅而出此物不獨取螟蛉亦取小蜘蛛寄卵於  
蛛腹脇之間蜘蛛亦漸枯朽而卵成螺贏矣

男米忽然蛻螂之種斷絕千里入秋四野杳不聞蟬聲以  
無幾卸解所脫花故也

得不知之何故

現宜日口洗滌方見光澤積久不洗則膠泛滯筆且筆  
損現情形凡洗不可涼湯及故紙揩抹或絲瓜瓢或半  
夏片或蓮蓬殼皆可磨墨更忌熱水茶湯筆亦宜隨便  
隨洗否則墨膠粘結再使時驟不可開致令毫折不能  
久

研稱瑞溪龍尾翠眼金星題品各別然北地亦有美石余  
嘗以沁水東山之石命工修治堅潤發墨與歛產幾無  
辨惜地僻鮮知且乏良工利器攻琢費力耳發墨之說  
余初不解謂爲下墨後見蔡君謨說驗試始知石理之



粗而有鋒者皆能下墨不惟損筆且晦墨以質燥之故  
發墨者堅細潤澤研磨良久金華燁然如漆如油善起  
發不凝滯能發墨未有不能下墨者石中有火石滑處  
久則兩剛生熱多作泡沫以耳中油垢彈入米粒大泡  
沫即開散不纏筆

犀盃喜潤惡燥俗以密塗之更速於壞且日久不視更防

蠱蛀近聞南人說宜潤以松子油盛於瓦器最忌盛茶

一見茶必迸裂以茶性燥故也亦忌錫器

火藥停久回潤以酒和之鹹未經煑煉故也先將生白蘆

筒切碎同附用不煮去其鹹只取用似上淨而白花自

不回潤那柴灰用春日直棧去皮燒地存性方而射有

力其方每烟硝一兩硫黃八分柳灰三錢二分遇逆風

量加江猪骨灰髮杵極細清水九如豆大臨用搗細入

鏡若散藥貯罈日久便硝黃沉下柳灰浮上用之不靈

矣

冬月花瓶注水多凍破以爐灰置瓶中則不凍或置硫黃

亦得



客安齋蘇詩卷之十

譯詩

詩凡格調音律皆易求人才思才之短者不能歌行才之長者亦不能騁其才於古詩近體余獨取白居易之長恨歌琵琶行元稹之連昌宮辭宋之問之明河篇龍門行李白之蜀道難等篇另錄一冊置之案頭以起余衰蕭蕭颯之氣

詩不過寫情繪景迺淺學拘泥如五言律則前起後結中二句言景二句言情以爲合式不太膠執乎若巨家老手多情中寓景景中含情錯綜變化合璧貫珠不拘拘



此例方爲杰作

文人侈其才至有一詩百韻者然其間不無字意重複卽樂天子美尚有遺議近日王元美挽李于鱗愈增其韻自謂留意檢點不蹈此病然詩貴語精味雋亦何必煩言乃爾

詩家云五言古難於七言古七言律難於五言律五言絕難於七言絕夫詩亦何難易之有各隨才情所近者難易之耳陽沁涓給事每同坐拈韻輒曰各賦五言律不知以爲易乎以爲難乎

世人解詩云關于爲多龍鍾爲老趨之趨詩似不盡然

鄉李子田翰林請善邑與先大人講詩例乃以此曰關于有橫斜感謝之意龍鍾兼送此偃蹇之意本丁名表中州文人先大人少年時曾遊其鄉

一釋丞題壁云碌碌庸庸馬蹄間朝來直到雁門關誰知夢裏猶辛苦千里家山一夜還今之薄宦遠途者亦可悲矣

一人題樵夫圖云昨宵雨過蒼苔滑且慎巖崖險處行題漁翁圖云莫聽輕舟釣明月江湖日夜有風波皆有警世意

古詩云君不見河陽花今如泥土昔如霞又不見武昌柳



春作青絲秋作帚，人生馬耳射東風。柳色桃花豈長久，  
素時東陵萬戶侯。華蟲被體腰蒼瑯，漢初沛邑刀筆吏。  
折腰如磬頭搶地，蕭相微時謁邵平。中庭百拜百不磨，  
邵平後來謁蕭相。故侯一拜一惆悵，萬事反覆何所無。  
二子豈是大丈夫，窮通流坎皆偶爾。搏扶未必賢，捨輪  
幸胥別是一天地。醉鄉何曾有生死，儂欲與君歸去來。  
千愁萬慮付一杯，人生升沉顛胸何可認定。彼倚勢凌  
人者，亦未之思耳。

神其侵細民之田，武賦特我之云。一年一討苦相侵，一  
尺須經十數春。若使百年使一丈，世間亦得百年人。其

見而焚之

一詩云：三過門中老病死，一彈指頃去來今。一詩云：老病

已多唯欠死，貪喫雖盡尚餘癡。讀之有無限感慨。

織婦詞云：白露沾衣草蟲唧唧，老婦田間夜夜紡績。達曙  
猶聞機杼聲，衰年辛苦何時極。初三初四月初見，連宵  
坐待月如練。木棉花少筋力衰，七日促成一疋半。兒啼  
飢女號寒里，胥到門橫索錢。機杼倚壁淚雙漣，此漢  
李先芳詞也。可與石壕吏同讀。

烏谿田詩云：小牕莫聽黃鸝語，踏落荆花滿院飛。又一詩  
云：眼前有子又兄弟，留與兒孫作樣看。皆可以啓人友



于之愛

咏荷詩云、口角風來薄荷香、綠陰庭院醉斜陽、向人只作  
猗猗勢、不管黃昏鼠輩忙、古人養客乏車魚、今爾何功  
客不如、食有溪魚眠有毯、忍教鼠嚼案頭書、碧眼烏  
食有魚、仰看蝴蝶坐階除、春風漾漾吹花影、一任東風  
鼠化鴛、三絕各有深思。

作詩要有真性情、勃不能過、方可下筆、今之爲詩者、出於  
勉強酬應、及着意模倣、處快樂而歎窮愁、面惟庸而寫  
山水不老、曰老不病、曰病如強哭、假笑安得有至語、  
詩體漢末有建安、魏有黃初、止始晉有太康、劉宋有元嘉、

齊有永明、又有齊梁、南北朝、唐有初唐、盛唐、大曆、元和、  
晚唐、太朝、宋有元祐、江西、派各體、又有蘇李、曹劉、陶謝、  
諸人體、栢梁、玉臺、西崑、香奩、宮體、古詩、近體、門類甚衆、  
初學多不能詳其世代、因與同社議及、漫識之、

東坡白鶴觀碁聲詩云、五老峰前白鶴遺、趾長松蔭庭、  
日清美、我時獨遊、不逢一士、誰歟碁者、戶外屢二、不聞  
人聲、時聞落子、叙其寂寞寥落之味、殊覺雋永、

樂天題一礮石曰、清冷可愛、支體甚適、便是白家、夏天床  
席、余登山、見平坦巨石、輒盤礴移時、留連不忍去、每憶  
白家之語、



一箱神座右銘凡使童僕耳聾其半先顧饑寒後從使與  
置腹推心合離萃渙情恕才原人子可念得使且容稍  
疑卽換勿過鞭笞恐生他變

舞生日居閒食不足從仕力難任兩事皆害性一生常苦  
心若居閒食足謂之清福尋常人豈能消受

容安齋枕屨市室僅三楹室前一廊不盈丈廊外東西隙  
地各五尺碧桐一株繚以短垣余日夕鍵戶獨處其中  
旁無從侍筆研之暇或散步廊中或仰睡枕上升沉顯  
晦泊如也有詩云懶性癖臥遊結廬負屨陌聲聞不離  
耳若爲慰蕭索翻思真隱淪何必在泉石靜固能秘神

喧亦堪錄使...  
我事襍積升斗雖可乎其加愛胸隙巧拙不同途恬  
各自適

禮云六十杖於鄉養於國宿肉頤指不親學不與戎居喪  
不毀古之優老如此今一切細瑣皆苛求老人老人亦  
不知自爲珍愛梁范泰詩云白髮飄悴容苦慮棲懷  
仁語令人隕涕

亡室栗孺人柔順貞靜博學能文與余相敬如賓四十  
年不見喜愠之色一疾長逝老而喪偶傷之如何入其  
故居感而悼之詩曰圓棟挂珠絲雀鼠紛庭聚強步入



空廊瞻睇淚如雨。結髮成仇儷鵲。比其羽梁孟與。恒恒道不足取。相從薄桑榆。一旦分今古。警效杏難追。過失憑誰補。冷暉啣四壁。黯雲銷殘簿。游魂戀故幃。靈稟棲衡宇。老人易辛酸。觸境摧肺腑。奚戾昔無歌。莊盆今忍鼓。六十二云非死。其奈生者苦。汝逝令我悲。我逝汝焉視。後先能幾何。嗟哉同抔土。

長夏不雨乞禱占驗無所不至偶覽范石湖占雨詩因  
之朝霞不出門晚霞行千里飛雲走羣羊停雲浴三家  
月當天畢宿風自少女起爛石燒成香汗凝潤如此逐  
婦鳩能批穴居知時州州與開指怪

東山鶴堂集南何城上  
石鞭或讓陽門壘或云逢庚變或云換甲始刑鶴與象  
龍聚訟非一理何若老農言俚淺可憑倚

近見一詩云人生七十古稀有處世誰能歡長久光陰恰  
似過隙駒綠鬢看看成白首賢愚勝負亦等閑幾人買  
斷鬼門關不將歌舞個尊酒徒費鉛砂學煉丹白日飛  
昇無此理畢竟有生定有死眼前富貴一枰碁身後芳  
名半張紙古稱彭祖壽且多八百歲後還如何勸君有  
酒舞且歌窮通天壽總由他詩雖淺俚可以箴世余性  
不喜飲酒力不能養歌舞且歌舞亦是非煩惱之藪



老人更不宜止有。應下涼颺。枕邊皓月。焚香煮茗。閉戶讀書。優游餘年耳。

見在聯云。閒裏春光。那裏知他忙裏去。夢時好景。幾時。逐我醒時來。又聯平生戀我無如枕。凡事輸人不但。余終日坎珂。雖夢中亦無好景。且憂思展轉。不得甘寐。即一枕何嘗戀我哉。

從先大人赴泚陽見驛舍一歌云。三公驛。十字路北去。南來幾朝暮。朝見揚揚擁蓋來。暮看寂寂回車去。今古銷沉名利中。短亭流水長亭樹。

垂李張悅嘗揭于屋石曰。客至留僕從。儉奉其情。隨有而

君侈而可久。亦將充頤。而安生在。小人謂之過。陋在君子謂之近情。

如曉顏其居曰。閒閒吟曰。祇有白雲閒不得。時時出沒萬峰頭。余謂出沒萬峰。正是白雲閒處。若遇電掣霆轟。黝空如漆。猛雨如注。此時車馳浪湧。雲安得閒。雲閒在。白字。

兄弟乖嫌多。因妻妾傾搆。何尚書文淵嘗判温州朱氏。兄弟爭訟之牘。賦一詩。內有祇緣花底鶯聲巧。致使天邊雁影分之句。朱兄弟感泣稱謝。後號義門。余謂人家若



有賢淑婦人縱遇閹牆之變必能調劑規勸不至大傷  
恩義因憶亡妻栗在日內外無間言余受其惠而莫之  
克

張璜妬婦賦云忽有逆其妬鱗犯其忌獮赴湯蹈火  
目褻袂或棄產而焚家或投兒而詈婿梁抵今千餘年  
寫妬婦之容如面

楚眉揚公秋杪入城見在余邀遊西園觀水公呼舍弟子  
益同飲各賦詩紀事嗣傳爲太宰王公今屬蕪雲石公  
沁酒詩曰不喜入城市君家如在邨索丘中度日黍稷  
外無言甚麗思勝地也

覽圖其二曰治渠分沼  
園即是金開渠分沼  
一片心子益詩曰近郭秋仍在霜林二二紅緒風高響  
落寒水濕光融好客能乘興玄言若發蒙夕陽波愈潤  
朔朔見胸中其二曰泉流寒不減難值此空明一日秋  
冬際兼人丘壑情莫愁山屐折更繞石梁行把酒看魚  
食波間微月生余詩曰穿徑偃蓬蒿停驂問水臯波光  
侵綺席冷色戀綿袍白簡中猶熱滄洲道轉高那堪搖  
落候相對話風濤其二曰紅葉漫霜天寒暉隱樹巖雲  
梁斜抱石水檻曲舍烟垂老交情重當流醉影偏言歸



頽返顧不是瞻林泉

李方伯公豕子念憲公可久累世濟泉鼎盛吾陽數十年  
問田宅蕩瀾畧盡藐山與李有中表之戚一日經其故  
居賦詩曰喬梓喜蟬聯相看能幾年貽謀開甲第留服  
到曾玄譜牒憐香火絲綸守墓阡後來居此若瓜瓞定  
綿綿又曰燕翼垂千禩兒孫鮮半椽關連星可摘壁鏤  
鐵爲堅當日無今想他時似此年願言請長者物類尚  
相憐歷今曾幾何時而藐山祖孫南出若嗣就淪回德  
前詩能無悵惘

余濟川過虎谷園公書曰此

招之次日皆至公別延命伎暢飲數日夜偶散步西廊  
公曰忽得風醒柳朝眠句苦無對于益應聲曰露存花  
夜氣何如公擊節稱善旋入青室取金箋題一詩云露  
存花夜氣風醒柳朝眠物態固如此幽懷多所懸煙蘿  
丘徑裏喬梓兄弟前不說友聲好寧徒文酒緣今其詩  
具集中

杜詩失學從兒懶家貧任婦愁又云用拙存吾道幽居近  
物情又云薄劣慚真隱幽偏得自怡又云漸喜交遊絕  
幽居不用名數語皆若爲余遺意

余家香山公詩文清真曠達無論識不盡皆愛之嘗見玉



屑中一詩云。羲和走馭趁年光。不許人間日月長。遂使  
四時都似電。爭教兩鬢不成霜。榮銷枯至無非命。壯盡  
衰來亦是常。已共身心要約定。窮通生死不驚忙。余老  
來每諷此詩以自遣。

尚書與一孝廉園相近。百計賺之。孝廉一日立券送尚  
書。後題一詩曰。乾坤到處是吾身。機械從來未必真。覆  
雨翻雲成底事。清風明月冷看人。蘭亭禊事今非晉。桃  
洞仙人昔笑秦。園是主人身是客。問公還有幾年春。尚  
書慚甚。亟返其券。

朱少宰鵬與銜桐陽司馬交厚。司馬官解州。少宰迎之。

喜曰。余與公性情相近。宦轍亦安得相遠。在南中候車  
騎久矣。因以風箏詩呈司馬曰。自負雲霄早致身。安排  
線索靠他人。摩天手段乘風展。掉尾精神逐日新。暫登  
觀瞻喧里巷。終嗟破碎委埃塵。捧來曳去成何用。驟雨  
淋頭斷送春。司馬亦和一首曰。糊腔駕篋競高危。笑笑  
人間鬧小兒。無樣浮游騎燕雀。幾番荆棘入棠梨。飽看  
颺去情如紙。強與爭將命抵絲。莫得風光都使盡。春風  
亦有下場時。二詩皆有味。

八公叢談載九老會。耆英會二記。余喜溫公詩云。隨家所  
有自可樂。爲具雖微誰厭貧。豈待珍羞方下筯。只將佳



景便娛賓會約序齒不序官雍容閒適見太平老人光景

張侍郎師錫有老人詩五十韻錄其數聯以撥悶鬢髮盡  
蕭然頭垂欲卸肩喚方離榻上扶始到門前宴坐處凭  
几乘騎困解鞭頭插如轉撥肩動若抽牽足冷愁離火  
牙爽怯激泉坐多茵易破行少履難穿膠曉乾膝緩枯  
髭冷涕懸房教深下幕寢遣厚鋪瓊食罷羹流袂盃餘  
酒帶涎耳聾如塞續目暗似籠烟裏帽縱橫掠梳頭毫  
刺纏瞻觀多眩暈引動即昏旋怒僕空睜眼噴兒漫握  
拳呻吟別不樂展轉夜無眠呼客臨床呼看書就枕邊

賜皮塵旋漬靦齒食頻填捩袂呼停騎增危索滅磚長  
吁追往事偶感聽哀絃無病偏供粥非寒亦着綿喜逢  
僧讖會羞赴妓歌筵慨歎桑榆日歔歔蒲柳年翻思當  
弱冠悔不賸狂顛

拜仲父尚書公墓哭之以詩曰家聲誰可繼零落向山丘  
千秋留傳史數卷付箕裘第門羅雀新阡草卧牛滄  
桑那足論揮涕過西州其二曰愧我稱猶子相期篤仲  
容空庭推越蔭斷隴繡苔封肥瘠將誰速羅囊任自從  
朦朦秋夜月淒切泣寒蛩

余閉戶來遇親知在仕途者書翰見在懶於裁答殊覺疎



簡偶覽白樂天一絕云豈是交情向我疎老慵自愛罽  
門居近來漸喜知聞斷免惱稽康索報書

詩元封題梅花帳云寫就寒梅挂竹床筆端飛雪夢中香  
呼童輕拂瀟湘簟恐有殘花落枕傍余見帳懸馬仲良  
書齋

文章貴有真情興勉强效顰便索然無味如蘭亭修禊當  
時不能賦詩罰酒十有六人王獻之亦在罰中宋蔣堂  
修永和故事有詩云一派西園曲水聲水邊終日會冠  
纓幾多許筆無停綴不似當年有罰觥爲獻之等發也  
獻之文章豈不速令人甘心受罰正其高處

貧富更代無常田產亦轉徙無定頃有笑人鬻產者或以  
謬詩答之曰負郭率田倚市樓前人辛苦後人收後人  
收得休看定還有收人在後頭

泊水齋詩坦之叙泊水引愚溪作譬逾載而坦之歿余因  
憶劉禹錫悲愚溪詩曰溪水悠悠春自來草堂無主燕  
飛迴隔牆唯見中庭草一樹山榴依舊開柳門竹巷依  
依在野草青苔日日多縱有鄰人解吹笛山陽舊侶更  
誰過使人泫然隕涕

兄弟一倫無君父之嚴妻友之狎較之五倫中最易敦篤  
古人每侈言友愛而今乃不啻路人且讐敵之矣受屈



於他人或甘心。受屈於兄弟則不甘。他人富則不如。兄弟富則妒之。農夫俗子猶念孔懷。何以縉紳之家。同氣操戈。借援妻黨。天親按劍。啓釁宵人。余最所不解。詩云。同氣連枝。各自榮。些須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有幾時。爲弟兄。或曰。相見時不知費幾許。許時對。許彌縫也。可悲可歎。

歐陽公詩云。晚知書畫真有益。却悔歲月來無多。余晚如慕荆浩。關仝之画。歐陽詢父子之書。惜不能學。付之一歎。

張謂詩曰。世人結交須黃金。黃金不多交不深。縱令感

賢相許。終是悠悠行。歸心朋友一途。以黃金爲膠漆。亦以黃金爲戈矛。余痛懲澆薄。終日鬼處一室。圖史其倡和也。筆墨其樽罍也。散步高枕。其讌遊也。稍覺幽悶時。亟取劉孝標廣絕交論快讀之。

樂天自警詩云。蠶老繭成不庇身。蜂饑蜜熟屬他人。須知年老憂家者。恐似二蟲虛苦辛。樂天無子顯貴。尚有憂家之念。余少處豐溫。老而乖寒。六十歲後。卽不問生產。日就貧窘。罔計也。樂天以爲何如。

吳伎梁小玉立夏前一日詩云。低低問春色。明日歸何處。是爾帶愁來。何不將愁去。小玉著有娜嬛集。



竟少參長倩少年時才奇貌古徐京兆有女侄字小淑博  
學妍秀擇婿難人一日置學童數人課莠於前令小淑  
評品獨把玩長倩贖不忍釋京兆曰惜范生貌不稱奈  
何小淑曰人在心中不在貌中因配長倩後夫婦倡和  
清誼甚篤小淑不但文藻且具卓識著有緯絡吟四冊  
丙春思賦並駕王庾惜長篇難載從錄其寄妹二絕江  
上春風一葉輕停撓不敢問前津山深自是無楊柳折  
得桐花寄遠人又木落西風萬絛幽忍將離思爲卿留  
碧雞關外淒涼月偏向淇雲玉夜夜秋時隨長倩提學雲  
南

趙凡夫妻陸氏守卹子著有考索玄之二集揚州涓給事  
奉差過其地聞凡夫名造訪傾蓋歡洽因出似二集揚  
旋里得讀之有山中憶范夫人范卽小淑詩云相送還  
憐踏雁沙相思何處望天涯無情最是溪頭月獨照寒  
梅一樹花范趙兩内子稱吳中雙秀以詩文相友  
小青揚州人才情冠世以妬死錄其詩云新粧竟與画  
爭知在昭陽第幾名瘦影自臨春水照卿須憐我我憐  
卿

人之鬚髮多有壯年早白者或鋸而去之或藥而飾之不  
勝煩苦錢塘一女子朱桂英嘗有詩曰白髮新添數百



董幾番拔盡白還生。不如不拔由他白。那得工夫與白爭。女子尚不飾貌。况峩然丈夫者乎。可以醒世。  
韻芳集。伎李淡如著。晚春詩云。漫空小雨細于塵。杜宇聲忙。柳色新。莫道落紅無意緒。撲簾偏攪惜花人。春愁詩云。小池新浪乍融泥。暖日暉暉照画題。無奈東風交不得。吹愁只遣到深閨。

僧人達觀雅為縉紳推重。御史某時有外轉消息。一近臣為某畫策。須尋一奇異名目。聳動聖心者。入告。庶幾可免某遂乘妖書之事。疏叅達觀。觀在獄中。不勝拷掠。作問。拆偈云。階王問法忽齊年。白雨觀河見不還。我有眼

是聲兮誰是聞。却憶法堂鐘鼓候。古來魂夢更紛紜。竟度死獄中人皆竟之。然達觀之燈蛾投火。與卓吾李翁實同一轍。

集古詩始自王介甫。後人效之。遂備詩家一體。近日唯蒲州韓宜生為大學士。象雲公嗣子。最工集句。嘗見其詩。如雲生澗戶。衣裳潤。風帶潮聲枕簟涼。已被詩魔長役。思每因風景却生愁。漢家簫鼓隨流水。晉國衣冠成古丘。壺觴須就陶彭澤。勲業終歸馬伏波。秦女峰頭雲欲盡。仙人掌上雨初晴。休將世路悲塵事。且盡芳尊戀物



翠霜草蒼蒼蟲切切，星河耿耿漏綿綿。天香月色同僧  
室，楓葉蘆花共客舟。雪山童子應前世，金粟如來是後  
身。休論世上升沉事，且養丘中草木年。夢寐幾回迷蝶  
蝶，煙波無計學鴛鴦。莫將明月為儔侶，別有煙霞似弟  
兄。兩鬢不須悲歲月，一枝何足計行藏。等句珠聯璧合，  
一派渾成。和璞隋珍，八方輻輳。余每服其搜羅之富，持  
精之工，較之隨興自賦者，更難。

余晚暮無聊，集樂天絕句數十首，今錄其四，擬作閒人過

此生。龍門一春能幾日，晴明對酒<sub>五</sub>。齊花榆莢深村裏，

春龍辱憂歡不到情。成東莫計思言浪苦辛。疑夢二

揚青竹枝隨身，行下落秋月，清風夜夜，應被山呼作俗  
人。遊思自知清冷似冬凌，前後深火爐前，一盞燈。竹枝  
莫道非人身，不煖。答前生應是一詩僧。愛吟螢飄素  
墜，卧床前。涼風。先是秋陰欲雨天，間遇酒逢花還且醉。  
曲江莫辭送老，二三年。花有威。



西

西  
藏書

藏書

西

西



